



傳 682.10  
873.2  
2122

由佛而儒自閻慈始後  
千百季宗子沈子

婁後學姚椿



伊洛既遠墜緒茫茫狂瀾誰障爝火  
無光惟我夫子入室升堂含經味道  
闇然日章學該博約道協行藏言  
非枝葉擇精語詳金石鐫勒日星  
耀芒肆予小子請業負墻哲人雖  
逝遺矩不忘高山仰止宗風載揚

受業彭啓豐百拜題

本傳

沈近思浙江錢塘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四十五年選授  
河南臨潁知縣五十二年巡撫鹿祐以卓異薦遷廣西南  
甯同知旋以病告歸五十九年五月浙江巡撫朱軾奏稱  
近思初任河南縣令循績特著以卓異陞補同知因不服  
水土告休歸家足不出戶鄉里欽敬臣於宣講 上諭處  
見其年力尙壯精神強健乞 敕部調取引 見破格擢  
用得 旨以緊要缺用六十年二月監督本裕倉四月浙  
閩總督覺羅滿保奏發福建候補知府雍正元年 特用  
吏部文選司郎中 予加一級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

沈近思本傳

本傳

九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一月授太僕寺卿仍兼理文選司事二年正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二月擢吏部右侍郎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之句七月命同尚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審理生員王遜等糾眾罷考一案論如律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三年六月吏部議年羹堯誣參道員金南瑛等不實罪尚書隆科多擅會同兵部僅議革年羹堯將軍職上以吏部應議事含混會奏巧為徇庇下都察院議隆科多削太保近思等坐附和降調得旨寬免四年三月轉左七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月諭曰閱江南試錄見主考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尚詭僻三場

策問內發揮性理具有本源以此試士實有裨於人品學問甚屬可嘉交部議敘加二級時查嗣庭汪景祺以悖逆伏誅近思與同籍因疏言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為能以忠厚為拙以勢利為重以廉恥為輕以逢迎奔競為有才以安分守己為無用以請託徇私為多情以孤介剛方為刻薄以健訟打降為豪俠以退讓辭遜為怯懦以捏詞造謗為智謀以謹言慎行為迂濶人心之壞風俗之頹淪胥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者大逆不道罪不容誅是浙江一省逆種並生越水為之增羞吳山盡皆蒙恥荷皇上至聖至明至慈至斷明正其罪特簡儒臣為觀

風整俗使滌除邪穢咸與惟新臣受恩深重無可報效敬  
陳浙省舊弊十事一士人脩身立品全在初學乃浙省童  
生初應縣府試卽請託勢要求開公摺府縣官憑以錄取  
最爲惡習請懲責以端始進一生員初得青衿便思鑽營  
當事不得則編造浮言得則通謁顯貴求通關節請將本  
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依律治罪一在籍鄉紳多在各  
衙門關說公事顛倒是非最爲民害請分別斥革治罪一  
不法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各衙門呈告地方公事藉以  
欺壓愚民武斷鄉曲并結聯匪類連名具控名曰公呈請  
褫革治罪一浙省凡兩造結訟未見曲直輒請訟師造作  
揭帖攻發陰私污人名節或捏貪酷款蹟誣陷官長或編  
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上司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  
治罪一士人刊刻詩詞并一切誨淫誨盜之書甚爲心術  
之害請毀板重懲一訟師爲害最重浙江省會士農工商  
而外游手好閒之徒鮮衣美食遨遊城市伺察鄉愚偶有  
口角是非教唆興訟或代作呈詞或鑽求書吏卽欲具公  
呈一呼而集甚者挾持官府串通衙役保官告官閉城塞  
署皆此輩爲之請於保甲內將無籍之徒嚴加查察至放  
告時先查代書審問如係訟師嚴加懲治一衙役作弊各  
省皆然浙省尤甚劣紳訟棍皆以衙役爲線索此輩侵盜

錢糧魚肉小民本官一有覺察則勾引紳棍鬪堂塞門冀圖挾制皆由白役人多每衙門動皆數百請敕浙省大小衙門遵照經制役定數一切白役幫差盡行革退如有書役勾通罷市抗官立寘重典一士子讀書當以聖賢爲法一切博戲最易放心喪志士紳犯賭法所必懲而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雄霸欺弱陵寡威嚇鄉里請嚴治首從一民間演戲原屬豐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歛糾黨勒索應予重懲又如雲林天竺各寺廟每至春二三月婦女游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訕笑毫無忌憚宜嚴申禁得 旨據奏一逆並生越水

增差吳山蒙恥等語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稱上智不移實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委曲詳盡甚屬可嘉發與巡撫李衛觀風整俗使王國棟照所請嚴行禁約五年正月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六月教習庶吉士十二月卒於官 命平郡王福彭往奠 諭曰沈近思人品端方持躬廉潔凡所委用悉心辦理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銜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子尚幼著該地方官加意照看撫養待成立時送來引見 賜銀五百兩吏部派一謹慎司官爲伊料理後事

賜祭葬如例諡端恪子玉連於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廣西  
桂林府同知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諡端  
恪沈公神道碑銘

杭世駿

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錢塘沈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  
身後之典有加 命王大臣致奠 賜帑金敕吏部官爲  
經紀喪事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 賜諡端恪給祭葬  
如例 御製碑文榮哀兼至其仲子遷奉公喪歸卜葬於  
歸安縣埭溪之新阡徧乞墓銘誌傳於鉅人長者以光顯  
先人之行業駿於公爲鄉里後進少嘗以文字見知於公  
知公之行誼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其不朽者  
文或藉以傳焉謹案事狀公諱近思字闇齋號位山又號

侯軒世爲仁和之五杭村人曾祖學顏祖時吉父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贈夫人曾祖母尤矢節撫孤孫避兵旤艱瘁彌厲以故贈君終身無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贈君大奇之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少長從虞山錢燦嚴虞惇學補錢塘學官弟子公之以錢塘著望自此也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註始欲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自警康熙己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時座主孝感相國將致政歸公上書論孔廟前此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岐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當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韙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公發之家故貧惟一僮執役謁選授河南臨潁令不改素操單車蒞職脩倉建社豐凶有備役夫築孔家



口隄潁人至今無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肅雙忠祠脩宋統制楊再興墓自爲碑記以率勵廉恥敦厚風俗爲本務膺循卓薦去潁之日士吏攀車灑泣道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豪吏斂手未幾以病乞歸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兩書院來聘主講皆辭不就相國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規條搜剔姦蠹積弊一清未兩月浙閩督臣來請以公攝臺灣府事聖祖仁皇帝可其奏卽命公往時臺灣逆亂初平方資撫輯因作遠慮四論略云臺灣爲沿海諸省保障鹿耳天險澎湖孤懸非若內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

員止設二縣聚一一百萬無家室妻子剽悍很戾之徒肆行其輕詆任俠之習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臺灣析爲數縣俾各治其地每縣中各分都圖保甲統領約束絲連繩貫易於稽察一道一鎮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縣又取民壯之材勇過人者拔置行伍嚴加操練迨兵多之後潛移內地以充各標其餘流雜之民必審其籍貫稽其家口方許授田土否則悉驅過洋自可化頑暴爲淳良變海島爲禮義矣當時採其議行之 憲皇帝初卽位向聞公名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訛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密察輿論盡得其隱吏不敢欺由是

宿弊頓絕旋晉職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未竣事超

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撫臣方上耗羨歸公之議 上將從

其請公力爭殿陛間同列皆為失色 上嘉其誠剴不之

責也方是時公直諫聲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試 陸辭之

曰 御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晉

都察院左都御史總裁禮闈得士稱盛公受 聖主知遇

至深不五年間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

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

切明白不為苟應故事每封疏將入必先期宿戒鍵戶沈

思繕稿竟北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所陳何事海內

識與不識朝夕容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為於天下而天

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七公

慎交游寡言笑學以程朱為準的與儀封張清恪公講性

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

生平敬李梅崖之道義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

集與閩人雷鉉王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

曰學易學詩讀論語注隅見錄小學咏勵志雜錄真味詩

錄天鑒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銘曰 元氣垓北坤厚甯

曲江迴折濤瀾生嶢嶢大儒天挺英樹立匪祇一世名蚤

從小邑流惠聲力振弊劫扶孱傭築隄捍患潁水澄東人

泣送西歡迎旄頭夜墮赤嵌城卓然遠慮推用兵坐可危  
論起卽行 帝憂銓法俾掌衡從事認詞莫敢竄逆鱗不  
憚徑寸攫竝諍侃侃殷殷藎 帝原其戇嘉乃誠南牀獨  
坐望匪輕圓首躋足跂治平胡不愁遺末疾嬰翩騎箕尾  
邀太清茗水嗚咽繞賜瑩牛馬躑躅樂石貞維公孔思兼  
周情氣奪喑啞驚聾旨執朱之輿抉陸精繼宋五子張周  
程儒術彪炳辭錡鏗銘詩徵實不可更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全祖望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  
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  
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  
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  
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  
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主  
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  
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  
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

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  
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  
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陛下爲堯舜不願陛下爲釋  
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慮上改容頷之曰良  
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闇齋也說者以爲雍  
正十年以前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爲選  
君尙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  
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尙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尙書怒端  
恪持之益力良久尙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  
曰僚友當如此矣入告於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

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  
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旣爲儒私淑應潛  
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尙少及自靈隱歸得  
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  
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  
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碑銘極闡明端恪之學而  
不知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  
歸于公用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主意  
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  
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

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爲公懼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迹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 國史長君遷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以序其事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尙書沈端

恪公墓誌銘

彭啟豐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爲醇儒出爲名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聞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 本朝則睢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平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閻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旣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

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顧以學未成不出也頃之仕爲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埋枯骨捐俸葺潁城築孔家口於鄰州潁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今相國高安朱公撫浙時特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

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

朝乃

命

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旨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當時采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 特擢都御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

以爲不可眾皆驚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上聞震悼 賜帑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爲治喪予祭葬如禮諡端恪加 贈禮部尙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夙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

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妻項氏繼徐氏皆 贈夫人又繼宋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次遷戶部主事三玉連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埭溪之陽啟豐鄉會試兩出公門下服公之教旣久哲人云亾不勝哀慟謹案公年譜誌之墓而爲銘曰

斯文未墜天挺喆賢斗杓所建四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晦蒙闢邪衛正公探厥宗有隳厥守馘骸畏蕙謹厥指趨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擢之卿貳篤棊靖其臣道具備爲孔顏樂爲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 天子曰咨失我

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若水洋洋有斐君子  
沒世不忘

沈端恪公年譜卷上

沈曰富南一簣

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又號俟軒浙江杭州府仁

和縣五杭村人曾祖學顏配尤氏本生曾祖學曾配

屠氏祖時吉配俞氏父大震配俞氏大震生子五公

其季也案公祠墓圖自記云沈氏自西涇公始遷仁

人推為長者安人宋氏勤儉起家生二子長敬園公

諱學曾安人屠氏次諱學顏早卒安人尤氏年二十

有二矢志守節立長房次子順環公諱時吉為嗣娶

安人俞氏性賢淑相繼早卒遺孤起凡公諱大震零

丁孤苦尤安人撫孤兩世當明末時數罹兵荒內憂

外患艱苦備嘗賴安人節操才智支持門戶使不傾

起凡公號百里性純孝自幼孤見祖母苦節終身

憂患中對家人未嘗有喜笑之色每遇橫逆拂意事

沈端恪公遺書

年譜上



也

康熙十年辛亥正月十四日公生於五杭村

十一年壬子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十六年丁巳公七歲

公少而夙成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父大奇之見杭

太史世駿所撰神道碑而彭進士紹升測海集則云位山年十歲從師學輒疑仁是何物

十七年戊午公八歲

始從師

公感懷和王志安韻詩其第二十九章云八歲始從

師先生敦古道周旋淡甯居俯仰復長嘯高趣世莫

知薄俗羞同調說書愛秋風論文對夕照伯道竟無

兒天亦爽施報去歲返故鄉柴桑居然好懷經悲往

時不復覩言笑

十八年己未公九歲

父起凡公卒

公撰曾祖妣尤太孺人事略云不孝近思七八歲時

聞先君子每與諸兄語及曾祖母苦節事輒淚下曰  
汝曾祖母守節三十餘年撫汝祖及吾兩世因農家  
無力請旌又不得當世能文君子表揚苦節是吾恨  
也近思九歲先君子歿又聞先慈曰汝父平生無時  
不以祖母爲念凡遇橫逆拂意事卽詣墓所哀訴悲  
思嘗終日依戀弗歸三十年來皆如是又請移贈疏  
云臣父見背時臣方九歲執臣手而命之曰祖母撫  
孤兩世苦節三十四年農家無力請旌若得讀書成  
名必思有以表揚祖母臣泣誌之不敢忘又感懷詩  
云喪父纔九齡恭承母氏教言行身之樞忠孝爲典  
要力田貴深耕讀書須窮妙毋爲他人嗤頑然子不  
肖吁嗟爾父志匪我實言耄母亾忽十年遺言何所  
倣終日事詩書愧未窺其奧又一首云吁嗟先君子  
矢志繩祖武獨子門戶艱外侮良哀苦厥生子五人  
支持如負弩年未半百期中道悲摧沮教子惟儉勤  
驕奢羞紈組罔極無以酬蒼天恨終古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二十一年

壬戌

二十二年

癸亥

公年十三歲

始應府縣試

公告慎言四兄文有云十三赴府考四哥領入試院  
試畢徒步回五杭時已昏黑入門見母依依如昨日  
冬往靈隱寺

公自述集陶詩有注云念生死事大參學靈山自癸  
亥冬至靈山至癸酉回家已十年餘矣又書案梅絕  
句有序云余年十三初參靈隱同一僧詠此題有雖  
則無根似有根之句借巢老人痛子之杖云俟後有  
得當更爲之今隔三十一年矣忽憶老人語聊續舊  
題茫茫宇宙誰復爲我正此詩者投筆三歎其詩曰

多年冰雪護深根始見花開滿樹新分取一枝書案

供清香要識本來真

案公此詩乃在南甯時作

從崑山周茂才思敏學

公周師魯亭先生傳云先生於崑爲舊族以諸生傳  
家者十世矣父教授浙中先生奉母課徒于家母邁  
危疾禱天請以身代每年租粒及束修所入除國賦  
家食外悉以供佛飯僧母茹素亦茹素在父母側和  
氣柔聲依依如孺子其敎生徒嚴立課程稍不如式  
督責不少貸與人交謹然諾嚴取與一言之約雖風  
雨必踐不爽時刻當東海秉政汲引甚勤先生素爲

推重且館其家十餘年守義知命安貧奉親晏如也  
 尚書嘗語人曰清修篤行如周某者士林中誠不易  
 得但多茹素一節先生曰某無他長唯此遵母命耳  
 師借巢老人嘗參竹篋子公案有山河大地成金石  
 之偈蓋儒以真實為學佛以真空為學先生學佛而  
 行儒體空而用實其篤志力行表裏不欺雖世之真  
 儒無以過焉者也近思自十三歲從學先生之門與  
 先生子清臣同學寄食其家者五年丁亥秋先生年  
 六十先期清臣至臨穎署中索文為壽明年卒

按彭尚書啟豐撰墓誌銘有云家貧隨仲兄游學靈  
 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圓沙巖

寶成之門神道碑亦云從虞山錢燦嚴虞惇學攷公  
 諸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唯感懷詩有云憶  
 昔虞山下朝暮自裴回一歲遇兩師學問見根荄想  
 卽指二公然不詳其何年而公之從周魯亭疑為借  
 巢所遣蓋周既飯僧又師借巢故借巢以公寄食亦  
 想當然耳姑附記之以俟更攷又案袁枚小說一則  
 云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不相不諦暉先主靈  
 隱寺石揆謀奪其席會天竺祈雨持咒召龍人以爲  
 神諦暉聞卽遁去石揆居靈隱垂三十年身本萬歷  
 舉人口若懸河眾尊信之沈端恪少孤貧偶入寺石  
 揆見之大驚願乞爲弟子延師教讀美其衣食通舉  
 子業令應考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忽集寺僧命  
 公跪佛前責之曰汝沙彌也何得背我入學爲生員  
 邪卽薙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  
 怒連名數百人以上控巡撫學院道憲僧薙生員髮援  
 儒入墨不法甚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  
 十篡取公爲假辯以飾之卽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  
 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  
 而眾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許公蓄髮爲儒諸  
 生猶不服各洵洵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

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答十五羣忿始息後一日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禮佛畢泣曰予負諦暉之報也一念爭勝延綿不已念己身滅度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子風骨嚴整在人間為一品官在佛家為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坐與之今為辱已甚尚何面目坐此方丈乎速迎諦暉為我補過言訖而逝公後成進士居官有聲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按袁氏此則篇幅甚長而於公事多未考如云七歲喪父母為人傭又誤謚端恪為清恪又公回家在癸酉受室在丙子而此則似案未結而已成昏又以項性存為學霸又公入學在辛未距回家二年而此云月餘皆與公集不符惟諸生構訟一節當係實事故采存之而前後文從略故為公同縣人公卒時故已入學於公少時事或得之傳聞不能盡確至謚法亦差則太不檢點矣附辨數語俾後人無為所誤要之亦不足辨也

二十三年

甲子

二十四年

乙丑

公年十五歲

公上孝感熊座師書云自十五歲即讀尊著學統一書私心已知向往又請移封疏云臣十五學禪

在崑山交吳禮深劉綏人柴敬存沈雍來顧聲夏

公感懷詩云昔年在鹿城遊學逾五載吳子善論文  
劉生多妙解更有柴顧賢意氣傾湖海相別已十年  
無由覩丰采君輩皆嘉禾吾獨愧糝牌何年扁舟去  
清談共灑灑又秋懷詩云鹿城遊學舊同窗白露蒹  
葭隔一江自笑生涯惟鐵硯那堪孤影對銀缸蘇臺  
此日懷明月震澤何年駕小艘慚愧別來增馬齒才

疏空有志難降

本注鹿城即崑山余乙丑年游學得交吳劉諸公今十二載矣

二十五年丙寅

二十六年丁卯

二十七年戊辰公年十八歲

母俞太夫人卒

公告四兄文云十八思從蘇回赴試因母病侍湯藥

不欲行母再三命往且催四哥領試至杭城宿長明

寺夜夢不祥不及待試次早倉皇奔回母已彌留際

矣案公丁母艱後不復往崑山感懷詩注云崑山諸公自戊辰冬別已十年矣又感懷詩

第三章云少小曾慕道挈衣往招提求魚柰緣木蒸

沙豈療飢歸來母終堂拊心增悲悽滅性非所安與

兄同芸畦至道在倫理何言塵俗羈又秋懷詩第七

章云少小離家天一區枝頭每愧見慈烏樹因風過

無時定鳥為雲迷獨自呼菽水未嘗承色笑光陰大

半誤跣趺可憐異學傷倫理原道方知真不迂

二十八年己巳公年十九歲

從王滄洲茂才讀書長明寺

公書滄洲夫子遺墨後云憶己巳歲從王師滄洲夫

子讀書長明僧舍見師獨抱一編苦吟達旦嘗訓思

曰天生一才必有用處思從此始知自信後凡遇苦

厄不敢放倒唯奉師言為前導

二十九年庚午公年二十

公自述集陶詩注云自廿歲至廿九歲俱杜門攻苦

三十年辛未公年二十一歲

補錢塘縣學生

公告四兄文云二十一入泮時二哥自杭城回家日

方暮大哥四哥尚在田間告之故喜復相泣痛母不

及見也

公以錢塘著望始此墓誌銘云既歸家補諸生非也自癸亥至此公雖常歸仍未絕靈隱至癸酉乃决然歸耳

上曾祖母守節事狀於學使侯官鄭公開極給冰節完

天四字以旌之

公曾祖妣尤太孺人事略云曾祖母姓尤氏世居仁

和縣之五杭村某公女年十九歸我曾祖學顏公四

年公歿無所出時本生曾祖敬園公生六子孺人請

于舅姑而立我祖順環公孺人治家極嚴子少有過

命跪受責後娶婦俞孺人督責紡績嘗過夜分有時

至鷄鳴不敢休內外長幼罔不見憚先祖考妣相繼

早世遺吾父纔十三歲先姑二人纔數歲孺人內撫

孤孫外禦強侮困苦艱難莫可名狀孺人之兄某素

以豪俠雄里中見孺人無親子孫值秋成竟率眾取禾孺人暗以鍼倒插滿髮上且踊且號曰欲絕吾母孫命耶兄見逆命怒捽其髮鍼刺手血淋漓始驚避去又欲搆訟孺人手攜孤孫被衰服將號于官事遂寢其撫吾父及兩姑也愛益深教益嚴飲食步趨皆有法度足不履非禮地口不出非禮言後吾父娶吾母能勤儉操作得孺人歡兩姑長適胡早卒次適俞早寡矢志亦不忝孺人教也吾父幼清癯多病孺人時蹙眉曰吾撫汝父及汝辛苦數十年汝設有不測誰延汝祖一綫乎吾日中得見曾孫死不恨矣順治辛卯三月先兄光斗生孺人于壬辰正月六日歿享年五十有五孺人性嚴而勤自奉極薄冬夏一布衣雖極敝猶澣濯不忍棄居常食菜羹一魚豆非祭祀所餘不動箸新正元旦拜祖先畢孺人忽不安謂家人曰吾將不起然吾事已盡地下有閻君亦可對之無懼也越五日夜分忽有聲如雷起室中內外震驚及旦而孺人端坐逝矣先一日天甚暖賀節者至揮汗歿之次日大雪盈尺河冰凍合人謂節烈之所召云

三十一年壬申公年二十二歲

沈端恪公遺書 年譜上



與項性存讀書雲居

公復同年平湖胡國期書云弟賦性迂愚幼無明師前導浸淫於禪學者幾十年因讀近思錄而疑焉卽以命名壬申讀書雲居與同學項性存燈窗辨論時有悔悟又公集有燈下賦呈性存詩云憶昔壬申歲同君雲居遊把手訂交情意氣高千秋後余拔汙泥相與濯清流快讀古人書恥與今人儔荏苒忽五載光陰空悠悠雕蟲徒滋悔浮談每招尤躬行未有得中心實懷羞再拜啟君知放心從今收莊敬務日強毋使安肆偷陋巷慕顏樂溝中抱伊憂周行先聖示勉矣追前修余願策駑馬君亦鞭健騮同日上天衢馳騁雄九州朝夕但皇皇時哉不可留

三十二年

癸酉

公年二十三歲

由靈隱回家

公感懷詩第十一章云一飯敢忘之况復生成德其奈鯤鵬翅誤投荆枳息飲啄固所安不復展其力意欲棄之去中懷倍踧踖路歧迷適從誰爲指南北昭然古聖謨近思錄一冊易名以寄志慷慨情何極

案公

改名當在壬申以前然不詳何年

以第十六章云憶昔十年前曾參古道場巍巍法王子示我以周行忽然知其非相辭返

故鄉昨聞師已化黯黯心慘傷西風吹桂子白雁來  
 秋霜終古長遙遙何年拜禪牀深恩豈不念人難棄  
 倫常又秋懷三十首其六云余本農家村落居狂馳  
 求道棄耕漁投林不擇幾傷翅緣木何因可得魚六  
 尺微軀思一本三年短髮愧重梳每思季布鉗奴日  
 野蔓盈前恨欲鋤案後半首云云則公在靈隱似已祝髮矣又公自述集  
 陶詩有注云癸酉回家有意讀書

伯兄光斗卒

案公告四兄文云癸酉甲戌大哥二哥相繼謝世未言其卒之先後而感懷詩作於丁丑有云母亡忽十年又云感此念仲兄逝矣忽四秋以母卒之年數例之則仲兄之卒當在明年此年為伯兄卒無疑矣

三十三年甲戌公年二十四歲

仲兄卒

案公兄四人疑叔兄最早卒伯季兩兄為耕農而仲兄常出游墓志銘云從仲兄遊學靈隱而公感懷詩有云生前顧復我深恩誰與儔則公離家當長與仲兄相偕也其學禪與否則不可知耳

與項性存同見沈志可先生士則先生以應氏性理大

中示之謂公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子學禮而已

公謨志可先生傳云先生仁和諸生事母孝壯歲始

師應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為難行師曰爾自不

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

力行古禮為己任居家授徒端坐終日威儀整整雖

盛暑不去冠屨出則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

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遠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誠即  
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整履有不整亦必憇憇告之居  
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殺而哀不  
忘請于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  
至功總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  
也歲時祀先族眾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定為祀規  
咸遵之無失先生於禮書無不講明尤詳于古斂禮  
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為人道雖疏  
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  
律身即以禮教人始而或以為迂久而感其誠意見  
者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歟

三十四年<sup>乙亥</sup>公年二十五歲

見凌文衡先生 嘉印

公謨凌先生傳云凌翁文衡者錢塘人也年四十前  
猶充杭郡司李書吏性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  
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則取油一盞俟眾熟  
睡後默誦不休或侍立官側口雖應對公事心輒默  
記夜所誦書同輩或嗤為癡或目為迂翁益自信不  
疑然翁所誦者非世俗應舉本子乃四書五經天人  
性命之文也四十後始決計棄吏受業於應潛齋先

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學為著書一切家事付之不問坦懷自得頽乎其順而氣象寬和渣滓悉化冲然有道之容使人對之而忘其畛域焉歲乙亥思與項子性存從同宗志可翁往訪時翁年六十餘猶手一編鈔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注禮書日幾頁謄寫日幾頁皆有課程嘗謂思曰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於是方有得力又曰世人讀書為科舉有志者不妨借科舉以讀書思等每舉應先生所著書相質曰某不敢不承師說公等從程朱自不差也戊寅秋將以所疑數十條請正而翁已先逝矣歿之日猶注禮書一頁午後思卧一睡遂不復醒卒年六十三無子以族子公肅為嗣嗚呼古來好學者多矣而崛起胥吏得聞聖賢之旨如翁者寧有幾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全吉士祖望題公神道碑後云端恪既為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通論者以為應氏功臣

始得陸清獻公書讀之

公復同年胡國期書云于同宗志可翁處竊聞應潛齋先生遺論稍知趨向乙亥得稼書陸先生松陽講義一隅集二種始知聖賢門路尋繹性理益知朱子

之四書集注為一字不可刪動讀集注者二年似有  
所得而作輟頗仍若明若昧凜然危懼若將墜于深

淵又請移封疏云二十五始知聖賢門路

神道碑云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  
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注始欲  
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  
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自警墓誌銘云讀宋儒  
書刻若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  
于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  
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

三十五年丙子公年二十六歲

六月望娶夫人項氏性存之女弟也七月七日項夫人

卒

公感懷詩第十二章云千秋有項子結交雲居山乃

翁敦古誼絲蘿許一攀不以炎涼棄庶幾古人班自

傷命不辰鸞分餘窮鰥造物多靈秀我心最冥頑孤

樹春不花春去秋復還冷風吹長條慎勿輕為扳悼

亾詩云嗟哉君之人天賦幽閒姿厥德正且和情恭

禮自持六年不外出十二喪護慈行止在中閨鮮言

維其時孝友有至性父兄每稱之今夏歸于我病已

不可支將死始含悲拱手啟余知惟日子讀書此外

無一辭相聚六月望相別七月七吁嗟百年期二十

有一日秋風何太速摧我幽芳質彩雲不可思去之

亦云疾秋去冬又來篋中舊時瑟將理不忍彈傷哉  
我無匹非子之情兮實子之德壹按公又有丁丑七夕悼亡詩七律四首

作秋懷和友詩三十首七律全用上下平韻又和王志安韻贈志

可先生先生乙亥秋五十生日公未往祝故補為是詩詩為七言古體有云橋李岫興宗正學錢唐高

蹈顯真儒謂清獻及潛齋也公是時雖日從凌沈二翁游而心惟向往當湖矣

三十六年丁丑公年二十七歲

見湖州宋豫庵先生講論程朱之學

公與胡同年書云與豫庵講論頗有如蘭之樂又與及門書云前輩老成人中如豫庵先生志可先生皆

知僕之心事案宋先生名瑾字崑友一字豫庵與陸清獻公友善嘗偕訪應潛齋見清獻日記及雷副憲讀書偶記中

和王志安韻作感懷詩三十一章又作海昌俞貞女詩

三十七年戊寅公年二十八歲

秋哭凌文衡

三十八年己卯公年二十九歲

交馮天佐

公凌先生傳云翁歿一年得交馮子天佐其少年立志棄為吏讀書訓蒙事與翁頗相類惜其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

曰弟病勢變遷不一大命未可保如有不幸不知桎  
 梏死耶抑天命耶相知三人刻刻不忘自恨浮生之  
 薄以有今日又承賜以藥金在友朋固有此義但弟  
 目下藥餌可以自支貧友之賜斷不受也三人者項  
 子性存陳子嗣長及思也卒年三十有一無子其平  
 生好學凡性理語錄諸書每自手錄為人氣清而力  
 弱嗚呼使斯人而天假之年當必有以樹立而不幸  
 短命死其臨歿之言炯炯可識余故拊書之以傷其  
 志云

秋舉於鄉

案主考為祭酒溧陽史公夔檢討覺羅滿保公也首場題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

也溥博如天一節仰不愧於天二節榜首為嘉興李承祺

三十九年庚辰公年三十歲

會試中式

案總裁為孝感熊文端公賜履興化李公枏沁川吳公典華亭王公九齡首場題知者不

惑一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一節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五句會元王露狀元汪繹

公上熊座師書云庚辰歲得成進士白顧空疏不敢

進謁

墓志銘云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

也

四十年辛巳公年三十一歲

繼配徐夫人來歸

哭哭志可

志可先生病九月六日公候于榻前先生舉應氏禮樂彙編教養全書授之公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嗚咽不出越三日死遺命以次子辰錫從公于錢唐學舍

冬會平湖胡國期同年

先是胡介同年陸昂千致書于公是春公復其書有云雖質魯功鈍懶慢無成然生平之所趨向者惟知有程朱而近時之學術純正明白無疵者惟知有稼書先生每以未得盡讀其書爲恨也年長兄學廣才高卓絕一時而又生稼書先生之里講稼書先生之

學稼書先生之學卽程朱之學卽孔孟之學也則近宗稼書先生以遠溯孔孟程朱者惟吾長兄是任所望堅其志願挺然倡率爲海內斯文領袖闡發稼書先生之學以昌明斯道則處足以有守出足以有爲勿徒以口耳講說相矜尙不勝斯文之大幸尊選扶植理學真足以正人心作士氣至欲詮刻宋儒書尤爲津梁後學之要務但未卽溯舟當湖躬請其目爲悵耳年兄若駕至會城暢論數晝夜析疑辨難共商志願得以拜領教益此弟之所樂而厚望者也云云至是始與相會



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三十二歲

長女時蘭生

按公惟一女後適趙溶溶舉人官州同

冬十二月同宋豫庵先生朱曰定項性存陳嗣長游河

渚訪施石農先生

公讀施先生詩書後云思嘗問作詩之法于石農施先生先生曰不過一真字而已後蒙惠以佳詠有言情絕粉飾即事貴清真之句思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詩而知先生之不我欺也夫詩以道性情不真則無性情人之性情不同如其面焉人人各有面目人人各有性情如飾已面為人面以誇于人雖愚者亦且笑之故詩而真也雖古之婦人女子寫其哀怨悅豫之詞亦自真憂真樂為采風所必及如其假也雖世之文人學士繪詞琢句非不炳烺可觀而處安樂之地謬為愁苦懷憧擾之胸妄托和平亦何苦而為此不情之語乎先生之詩情真景真句句真字字真求一言之不真而不可得思因悟不獨作詩凡事皆然讀書真則為真學問作事真則為真人品先生真之一字即溫公不妄語之意也讀先生詩遂書

此意于後

按湖渚即今之西溪也石農與徐狷石同居集陶憶四先生中有徐堅石疑即狷石

意當時并見狷石也兩先生事詳全謝山集徐又見馮山公集

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三十三歲

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三十四歲

作陳氏三世家傳

陳氏三世者孝廉名言給事中名所學副榜貢生名

昌懋也傳贊曰今上御極之四十三年春二月

錢唐縣儒學教諭陳遇麒奉其曾祖祖父主從祀海

鹽縣學乃屬門下士近思作三世傳

長子玉麟生

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三十五歲

冬赴京謁選

公集陶秋日感懷詩序云余自庚辰成進士家居六

載悠然有泉石之趣乙酉冬忽感懷於民物謁選京

師得河南之臨潁案公得官在明年而赴京則此年冬也

四十五年丙戌公年三十六歲

元旦游泰山

公壽張容川封翁詩云元旦曾同躡泰山廿年風景

憶追攀案是詩編於官京僚時去此年適廿載矣

上孝感熊座師書論孔廟從祀

其書曰竊惟文廟從祀大典為學術命脈所關人心

精神所聚祀典定則人心正而學術明祀典未定使

異端之士得濫廁兩廡天下之人概以先儒目之則  
黑白不分而邪正混淆故一天下之人心正天下之  
學術莫先於考定祀典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  
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者  
也始可從祀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者也不可從  
祀此千古不易之定理也上自周漢下迄元明兩廡  
先儒莫非一脈相傳其有異乎此者雖一時混入後  
必黜革詎有明中葉陽明王氏獨起而非毀朱子破  
壞成法突於嘉靖九年增入陸象山於從祀其增象  
山者顯樹敵於朱子也陰亂孔子之統也萬歷十二

年陽明門人陸澄輩復增入陽明陳白沙於從祀其  
增陽明白沙者廣樹異學之幟也巧爲其師地也是  
時在朝諸臣如沈宗伯鯉亦嘗力爭曰從祀宜先布  
衣胡居仁至陳獻章王守仁徐侯論定乃閣臣私取  
內旨予之公平非公平竊案象山與朱子同時朱子  
比之爲告子其爲異學無疑至曰六經皆我注腳則  
非經背聖狂妄自恣不可從祀也必矣白沙雖不敢  
顯議朱子而杜門靜坐養出端倪的係禪定一派以  
之從祀可乎若陽明之學原於象山而猖狂過之似  
乎白沙而詭譎爲甚孔孟之學以性善爲宗而陽明

祖述告子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源頭一失萬事俱  
差大學明修己治人之理首重格物而陽明妄倡致  
良知之說滅裂格物擅亂聖經朱子四書集注垂訓  
萬世如日中天歷元迄明士子咸知誦法家無異教  
人無異學陽明獨以爲中年未定之書變亂舊章肆  
無忌憚且以孔子爲九千鎰以朱子爲楊墨洪水其  
他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千聖相  
傳心法盡爲翻駁破壞種種邪說流毒無窮遂使有  
明末造詖淫交作風俗大壞若當孔子難這兩觀之  
誅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乃使之久竊從祀此萬

萬不可者也議者徒以其功業爲辭不知功業誠高  
不過杜預而學術偏邪甚於安石兩人旣黜何得獨  
留陽明前輩如羅整庵陳清瀾諸先生竭力辨之至  
詳至悉柰當時陷溺旣久附和者多以致謬誤相沿  
祀典不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至我 本朝禮樂大  
備夫子以碩德重望首倡於上而一時鉅儒如陸稼  
書諸先生正論於下海內學者已咸知程朱之爲是  
而陸王之爲非乃從祀之典尙未改正根之不除蔓  
將復出伏念夫子爲 本朝理學領袖闢邪崇正繼  
統程朱而遭逢 聖主治隆化洽君臣相得千古

一時如夫子不言則更無能言之人及今不言他日  
榮旋林下則更無可言之機伏望特爲 聖天子  
一一陳之懇蒙 俞允俾得早爲改正黜去陽明陸  
陳廓清廟廡使天下曉然知異學之不可以亂真而  
學術以一人心以正則不勝萬世斯文之幸蓋不尊  
朱子則孔子之道不明不黜陽明則朱子之學不尊  
不去三人從祀則陽明之言不熄伏願老夫子俯垂  
采擇焉

### 會胡國期

公跋復胡同年書後云丙戌春晤於京師胡子卧病  
鐵鴉寺余往榻前話別執手殷殷彼此相期甚遠後  
君之任武清未幾遂卒不克大展其蘊負追憶曩時  
語不覺悽然神傷也君卒任所頗有所累賴其賢昆  
玉變產拮据以完其身後之事一門皆傑出之才而  
君以文章名當世誠爲難兄難弟又勵志雜錄云庚  
辰同榜文章相知者惟陸巢雲胡國期二人國期學  
極該博而受氣本弱酷好文字嘗謂余曰吾諸事倦  
於酬應惟對文字則樂此不倦甫任一令隨即早歿  
巢雲才氣雄邁極欲做事業只名心未淡亦有文字  
之癖余嘗規之以枝葉太繁本實欠缺巢雲極口服

善然終不能改亦未及中壽而卒嗚呼以一人之才  
 俱不可一世使完養精神而無紛於嗜好其所成就  
 豈止如此乃皆為詩文名譽所誤悠悠泉下相見無  
 期可不懼哉案巢雲即陸師字麟度

選授臨潁縣知縣

選官前二日作詩云少小長懷呷咭悲春光何日見  
 慈帷但求夙夜能無忝敢望風雲得有為落落時趨  
 留骨性悠悠古處愧鬚眉每思揚顯真難盡只願清  
 名百世垂

謁李梅崖先生玠

公贈梅崖先生詩云君恩原自同天地雨露雷霆總  
 玉成樹老三冬看節操金經百鍊見光明憂民不作  
 身家計愛主惟餘肝膈情當世如公真國瑞口碑籍  
 籍在蒼生又勵志錄云李梅崖有言養先於教除害  
 先於興利此為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為要身  
 經歷者知之案梅崖即清獻為靈壽時并經道李公也

五月九日抵臨潁縣任墓志銘云頃之仕為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謹

號令禁科派

六月徐夫人卒於家

有得室人徐氏凶問集陶一首又哭長男玉麟文云

汝母勤苦一世止生汝及汝姊兩人汝三歲失母零  
丁孤苦吾每傷汝母未嘗不加憐汝也汝母來歸吾  
雖已中進士依然寒儒家貧授徒餬口吾與汝舅氏  
同居家無奴婢惟有一僕黑早挑水三擔至缸中即  
令出外不許復入汝母親操井曰手攜汝姊懷抱汝  
上竈燒鍋時門人八九人每人飯一盃菜一盤皆分  
給供膳吾或食魚肉有餘則留以待下頓汝母未嘗  
動一箸也吾每年取四伯父鄉間乾菜四擔汝母早  
晚以乾菜下粥日中以油蒸乾菜下飯復欲乳汝且  
晝夜勞紡績以備一家衣服鄉間蠶後或有絲棉送  
至則盡取衣我汝母則敗絮不周又吾少年性氣太  
剛過於求全責備汝母歸我六年吾於丙戌五月赴  
河南臨潁任汝母於六月間傷寒大病歿于家不能  
一至署中時汝止三歲汝姊五歲煢煢無依此我所  
傷心悼痛也

案公同居即項性存也公寄項詩有  
百歲時將半同居已有年之句可見

詣小商橋謁宋楊將軍再興祠

有小商橋懷古集陶一首

修葺城垣

公到任適當邑城久圯之後計圻一十四處共九十  
一丈二尺公念城池關係重大兩年之間捐銀四百

沈端恪公遺書  
五十兩自行修葺至四十七年始竣

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三十七歲

三月告病不允

巡撫汪公批其牘云年既甚青仕又未久慎毋再然公有穀雨日已乞休因想歸田之興不覺快然遂集陶句以見意十首乞休不允有感而述一首歸思詠

贈署中諸友一首皆集陶

案公集陶詩多在臨潁時作

秋再繼室宋夫人來歸

四十七年戊子公年三十八歲

正月往河南省城

有元旦及正月上省卽事二詩其上省詩有云世路添來新氣象儒風留得舊酸寒又有生朝詩曰壯大長懷少小歡光陰轉眼不堪觀思親徒抱終天恨報主難求方寸安日月未須添燭火江河若箇挽狂瀾也知勲業無窮事志拙才疏愧一官又有東郊春行詩又偶感詩有聯云五斗不須輕俗吏兩間何處有閒人又有郊行雜詠集陶六首

修倉廩

修城工竣又以倉廩久圯盡撤其朽易之所費二百餘金是歲漕糧米價騰貴令各州縣自行買米臨潁



沈端恪公遺書  
每石定官價八錢及腳費使用等項捐及八百餘兩  
秋充鄉試同考官

公在東經房有集陶詩柬諸同考官其注云貧寒力  
學懼爲我遺欲盡兩河之士則焉能庶幾一榜所獲

頗亦宜於眾論也

案是科河南主考爲諸  
城王度昭古田余正健

四十八年

己丑

公年三十九歲

四月行縣至葛岡村建葛岡社學

公葛岡社學記云葛岡村在潁之西偏土瘠民愚一

村之中不獨無讀書俊秀卽求其略識之無者而不  
可得矣康熙四十八年余循行至其地王生作梅偕

其弟作哲請於余曰斯地樸鄙望設義學以教之余

諾其請時少憩古廟王生指廟旁隙地曰此官地也

地有大榆木一株若得奉我公命伐樹爲梁可蓋屋

三楹以爲講習之所其費不過數金余欣然捐資如

其數以予之王生經理無幾日而義學成予顏之曰

葛岡社學因捐脩脯延師訓業其中一時從學童子

二三十人屋不能容則爲灑掃古廟餘房以坐之余

頒示學規每一人授一書程令其填寫日課於下四

時之季諸童赴縣呈書程薄予按簿挑背試其勤惰

諸童俱遵余命每當背書之時或八歲九歲以下十

五十六以上其父母俱爲製衣帽其坐牛車赴縣各將書程并所讀書次第呈上余按名抽背皆能如法背誦其有書聲琅琅如餅瀉水卓然不羣者予加給紙筆以獎異之期年後子弟彬彬知書識字而各家父兄亦皆化爲馴良早完糧稅恥與爭訟子游所謂學道易使豈不信歟王生復請曰公之捐資止可一時非可經久曷置地以爲脩膳余因買地四畝王生亦輸四畝鄉民程璣助二畝歲令王生收子粒以爲延師膳薪五十二年余因陞任南甯將去社學之師率諸童三十餘人共坐牛車赴縣送余并請余一言余告以孝親敬長讀書耕田無忘造就之意因書此付之使識其設學之始末云

### 大水奉巡撫命發粟賑窮黎

時巡撫題請發粟以賑窮黎復設局施藥救有疾病者又饑荒之後慮道路多暴骨飭各州縣查明義塚卽時掩埋公奉命發賑常平倉穀二千石復捐給二百石親歷村落查訪疾苦奉憲捐穀二千石外又復按名先量給錢一二十文民賴以濟

四十九年

庚寅

公年四十歲

春二月築孔家口隄

潁水在縣西十五里俗名渚河源出登封之潁谷過禹經許由縣西北入境至風溝灣陡折而南至小商橋又折而東至黃連城出境入西華縣界至清水鎮會沙河入蔡達淮其來也浩浩乎二百餘里其去也一線細流耳每淫雨水勢暴發當河之陡折而南處曰鍋壅口者勢易決決則水直走而東而縣之四境化爲洪波矣諺曰開了鍋壅口淹了西華與陳州西陳既淹則本境可知也前令郭孝梁黃俱詳請總河巡撫各上臺免出黃河夫役專脩本縣鍋壅口并請命西華陳州協脩始得隄防完固而孔家口在鍋壅口之上百餘步地係許州界內近年又復沖決決時許民被害不過什之三而潁則黃岡城皋北王西張圈龍北陽六保田禾悉湮沒矣蓋什之七也公初到任一月鄉民紛紛來訴云被害已三年公詢其地隸許州亦姑置之至是遂申許州願出夫十之七以修隄岸是時有阻之者言歲荒人饑而興大役厲民實甚公曰否否水復出則民命盡矣何厲之爲爰自捐穀二百五十石上徐太尊書云一百四十石勸紳士共輸二百七十石計每夫日給穀二升以作工食命邑人程禮劉琰司其事一時民皆踴躍赴功裹糧宿境外操作無

沈邱縣志卷之八  
倦色用役夫千三百名越二十日而隄成計長九十  
九弓五尺厚二十四弓高二丈沿隄插柳以固其隄  
是年水發時沙漲護隄增厚丈餘隄不傾圮歲獲大  
熟民皆頌公公曰吾方愧前次之因循而害我民也  
今之成蓋仗神力因以一少牢祀河神遂記其事并  
作一詩

三月添設義塚

公查邑中義塚明泰昌年前令張福臻所請建澤民  
壩一十七處又有義舍六七處不可盡攷惟順治九  
年所設在北門外者有碑記其他可查者興文保四  
岔曲保二南王保三北王保七西張保一圈龍保三  
城皋保二黃岡保一北陽保三共二十六處計丈地  
四十三畝又捐銀四十八兩六錢買城北地五畝城  
南地十四畝并邑人所捐共置新塚八處計丈地三  
十五畝二分有奇圈龍保三岔曲保一興文保二又  
北呂保中安保各一通計新舊三十四處地七十八  
畝一分有奇通詳各憲并申禮部每塚各立小石碑  
一座上書憲示下開坐落四至地畝弓口永禁侵犁  
爲久遠計又總敘其事之始末記之

四月修宋統制楊將軍墓

公諱碑記云丙戌五月近思承乏臨穎卽詣小商橋致辦香于宋統制楊將軍之祠廟越五年庚寅四月始知將軍遺墓在橋之東半里許躬往瞻仰維時麥菽稠密孤塚獨存旁無跪拜之地墓前有斷碣僅留其半字漫滅不可識唯大書楊再興墳墓五字尙可別白近思徘徊墓側摹畫碣文感慨興懷不能自已以將軍忠義坏土掩於田疇菽麥之間而墓道弗脩豐碑未立甚非表揚忠義勸勵死節之意也官斯土者實有責焉爰是封而誌之謹案將軍名再興始爲曹成將成破岳王釋之而告以忠義報國將軍感謝屢立戰功紹興十年岳王敗金人于郾城兀朮合兵偏之將軍單騎破其軍手殺數百人兀朮復屯兵十二萬于臨穎將軍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遂遇害會張憲繼至大敗兀朮追奔五十里中原大震岳王自郾進次穎哭將軍於商橋獲其尸焚之得箭鏃二升夫將軍以一介武人感岳王忠義報國之言而百戰不屈卒以死殉可謂不負國士之知矣且當是時將軍以三百騎抗十二萬之師擊殺數千人使兀朮沮喪張憲甫至卽望風遠遁岳王進次朱仙鎮追奔逐北幾復中

原將軍商橋一戰實爲虎賁前驅功亦偉哉岳王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可致太平如將軍之忠義報國真可謂不惜死之臣矣此近思所以望故壘而興懷撫孤墳而神往也又於將軍祠左得殘碑一有云將軍與金人戰歿葬於商橋店東立墳塋一座周三十畝迤北坡一頃五十畝成化十二年遠孫楊敬故絕無人祭掃地屬他姓則將軍之葬處無疑也或謂當時屍已受焚今謂有墳似屬可疑不知岳王之焚傷其流矢叢體故焚屍去鏃使遺骨全歸地下宋史載文文山致命燕市友人收其骸未去髮

上繩遂見夢則岳王之焚屍葬骨何疑乎或又謂宋旣南渡兩河之地日爲戎馬踐蹂安得有墳至今不知岳王朱仙大捷之後遣使修治諸陵則同時戰死將士必悉爲埋葬而將軍之墓隱然獨存者忠義之氣留之無疑也嘗思忠義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根乎秉彜之性雖歷千百年而忠魂毅魄凜凜如生一坏之士天地照臨之鬼神呵護之而必無泯沒可信也近思於是捐貲若干買其墓之四旁地一十九畝監生邢倫捐地五分一時好義紳衿輸工樂助相與恢拓舊塋封土高二丈五尺重立新碑題曰宋統制楊

將軍之墓使後之人仰雲霄而瞻浩氣將軍忠義報國之心其猶可想見於茲土也夫

### 建雙忠祠

公以潁民多崇淫祀而忠義無聞因修楊統制墓而念及岳忠武偶閱杜研岡舊志有云統制有廟而忠武無祠誠爲缺典又考明史河南初設巡撫自于忠肅公始而省城向有庇民祠今亦圯廢爰力爲捐資草創雙忠祠卜地於縣治之東始立正堂六間東岳西于中隔以牆至明年又立前屋六間各開門戶

### 秋大熟建社倉七所

公言積貯必在豐年乃於縣署西偏隙地倣朱子遺意爲社倉七所計二十一間次第捐建買穀四千石貯之

八月建紫陽書院爲講習之所每月分題課士四時之季大集諸生面課之

公見詞訟繁多皆由生員舞弄刀筆因設書院延請邑中品行第一之生員宋謙字子遜爲院長加之隆禮

凡諸生以文字來者公皆以禮待之期年後咸知自愛恥入公庭由是詞訟漸少而民間糧稅早完見奏疏

公書院碑記云因改建城隍廟門於南向卽於其地

葺爲學舍有門有階有堂有室環以版築嚴以扃鏑  
中有三槐高古恰當庭簷經始八月之初至九月九  
日而工告成額曰紫陽書院蓋欲學者講明朱子正  
學也

附潁川紫陽書院學規 爲設立書院條規事照得  
本縣建立書院延請鄭先生督課經書宋先生批閱  
文字又復親試爾等諸生俱係有志讀書之士准送  
入學所有書院條規開列于後簡而易知爾等恪遵  
日就月將庶幾有成毋自怠棄以負兩先生教育之  
心暨本縣造就之意慎之勉之

一立志遠大 諸生讀書全在立志志向遠大者始  
可造就志趣卑陋者決無成功近來士子以博一青  
衿爲滿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致君澤民建功立德  
有許大事業諸生先須掃除凡陋之見遠以孔孟程  
朱爲習學近以湯潛庵陸稼書兩先生爲步趨庶幾  
讀書可以上達而路徑不差可不入於下流

一立心誠敬 諸生讀書全在誠實一言一行不可  
有一毫虛僞如說謊尖酸機械變詐之類有一于此  
便是陰險小人不可讀書全在恭敬一出入不可  
有一毫輕肆如飛揚挑達侮慢狂妄之類有一于此



便是惡薄小人不可讀書犯者出學

一讀書專一 諸生讀書全在專一專一則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無窮若一書未讀又讀一書雜而無功徒廢歲月故一年止許讀一書愈少愈妙每讀一書作數次工夫如讀上論一次日讀半頁二次日讀一頁三次日讀二頁四次日讀四頁五次日讀一第  
六次日讀二第七次日讀五第八次日讀十第九次十次通本熟讀又每日讀書讀過百編卽背百編讀而又背背而又讀隨讀隨思隨背反復數千餘編自然心與書洽而意味之樂口不能言如親見聖顏如親聞聖語所謂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者也一書既透他書自欲罷不能東坡所謂學者須精熟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後皆迎刃而解矣誠格言也諸生誠依此法讀得一書儘可變化無窮他書自迎刃而解勉之勉之每月朔望將半月所讀書赴衙本縣親自聽背歲終則赴衙通背一年之書書不熟者出學

一出入必嚴 一出入皆有定時黎明早至至文公先師前一揖卽揖先生次相揖就位日入離館如違常期必加之罰

一坐立有序 長幼之節自不可廢居位竝行至聖所譏故坐立之際先生正面學生旁侍俱以年序有問則起而對言語溫勤動止安詳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違者罰

一作文純正 每期二作須發揮道理自攄心得不可鈔襲舊文及清代作欺人耳目自誤生平違者罰一字畫端楷 字亦文場之助雖有佳文字體減率潦草深足爲累故凡減筆訛謬者每字責一手板

一講解詳明 了然於心方能了然於口苟講解之時不求心中明白模糊過去此謂自欺臨文自然俱影響隔壁之談研究集注逐字熟讀精思每日必有疑義質問或新得請正方見好學

一禁止閒談 戲言妄語不但玩日愒時且足招非損德故凡踰位閒談必行倍罰

一禁止妄交 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德業消長皆由於此苟擇交不慎必至燕朋溺師燕僻廢學今旣在書院讀書凡一切無益交游皆宜一概謝絕勿與往來卽有親戚探望亦令在家相會毋得來此書院混擾違者出學

一禁止飲酒 喪德失儀荒思廢業惟酒爲甚宜痛

戒之每日不許飲酒惟文期二作俱畢許略飲數杯  
卽止違者出學

以上十一則須事事身體力行本縣拭目以觀諸生  
之學業有成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難成而易荒也苟非有志之士願毋入斯門也諸  
生其勉之哉

又示書院諸生曰讀書經須與堯舜三王相晤對讀  
詩經須與文武周公相晤對如親履其地如親聞其  
語案其音節密詠甜吟玩其義理高歌低唱使聖賢  
氣象宛在目前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方有  
得力處也勉之

又諭義學諸生曰語云食古而化初學作文欲求其  
化先求其食凡讀經須精熟作文之時必須見之於  
文文內不能引用無一經字經句便是讀得不熟也  
待滿篇俱經史字句已免俗下空疏白肚之病然後  
可講精粹變化此是廣貯作料爲爾輩初學脫皮換  
骨之法一切時文切不可入眼一到眼中便油腔惡  
調蕪詞俗句膠黏筆端渾身塵土雖欲擺脫總跳不  
出惡腔子如若不燒卻時文雖日讀經書古文亦是  
那邊熟這邊生無益于事愈甯世所謂時文是腐腸

之物一入肚中便大黃巴豆打不下亦是善喻戒之  
戒之如欲讀時文無在書院可也

### 重建三家店社學

臨潁之東三十里有鎮名三家店接壤西華居民稠  
密明時邑令張福臻建社學歲久傾圮公行縣至其  
地欲復其舊以水旱未暇爲至是始重建之較舊制  
有加其地在舊學之後諸生李昌擢所捐也

### 校定陸宣公奏議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

公於簿書之暇與項性存宋子遜校宣公奏議刻之  
俾社學諸生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讀是書公  
製序云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  
正諒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  
旱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  
乎習俗之橫流掃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  
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出而暢發事業建立功名其  
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  
人物乎

### 上本府徐太守書論派補杞縣李令虧空

時徐以杞縣李令虧空飭各屬捐助公約派百金公  
以小邑無措爲辭徐不允檄公立繳公上書自言連

年饑饉荒邑窮民催科不忍上年民欠二千本年錢糧徵收未滿四千輕封短少一概從寬串票傾銷久經捐備額定之耗有減無增捐賠之項月需歲益所入不敷所出克已節減衣粗食淡幕賓俱各散去廚房水夫不留一人止用一二小使炊煮自給雖曰居官苦倍寒士又當衝地驛遞往來一身拮据晝夜不安自到任來修城修倉厰糴糧放賑所費若干又捐許藩憲所欠老人部費等項一百二十兩乃分內公務理所應爾又因六堡之民被孔家口河決之患申許州協脩捐給工食又因人多路死設立義塚又因潁民不識禮義欲設義學於各某鎮尙須捐給脩脯其他若盛甲若河工若部費若派搭若各節若餘稅若耗禮若考務若公派若雜費或百或十歲以千計皆取給一分耗內非係奉 旨之項卽屬奉憲公務固無敢少有遲違以取罪戾乃若李令所任杞地地大糧多名甲一省李令居官久歷年所虧空之由若非縱恣糜濫費用無經曷以有此雖在憲臺俯視屬員固無彼此然地有不同的人亦各異以小邑之脂膏補大縣之虧空挪窮員之正項賠貪吏之贓私是不肖者可任意侵欺拘守之士反因人取咎卑職不獨

沈端恪公遺書  
心不甘亦實力有不及也

冬復仇少宰書

書有云承諭上臺已蒞一載有關參謁之禮近思之罪也蓋因去歲水荒今春散賑地方隻身難以刻離夏秋之交大病兩月秋收之後買補拮据入冬以來又屆大計是以未得上省將來有公事自當恭謁請訓非敢不近人情也實以憲德寬厚下吏圖報不在儀文伏讀札諭具仰爲國樹人之至意獎勵後進之深心凡在人倫孰不感激但施之近思則爲過分蒲柳之資難堪仕宦前院時兩次乞休未允若得老先

生一言使得早歸鄉里整理書生舊業則庶幾不負期許大德耳抑更有請者竊以 聖主當陽賢才

星聚真堯舜君民之日老先生秉政銓衡理學經濟既已乘時利用矣其有剛方正直爲國爲民偶有一事之誤而致被議論者伏望一言維持而剖白之其有清忠才節赤心熱腸偶遇雷霆之威而致久沈淪者伏望一言明揚而薦引之則扶植忠良樹立氣節蒼生蒙福海內聞風矣近思草茅下吏不敢出位妄竄因恃向年訓誨之德感今日垂注之仁推廣老先

生憐才之雅意而一獻其愚惟望俯垂鑒納

案公此書疑仇

先有書與河南大吏以公爲屬  
故公荅之如此仇想卽滄柱

沈端恪公年譜上

中國書店標價籤

編	號	本 數	定 價
		2	1-